

新新
聊齋

行印館書圖通交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出版

新新聊齋

全一冊定價三角

版權所有

著者 飲香室主人

發行者 趙貫之

印刷者 民友社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總發行所 交通圖書館

上海英租界交通路

新新聊齋目錄

飲香室主人著

新女人國

相思枕

癡生夢石

迷魂煙

虎俚

薄命恨

泉女

捉姦學堂啓

枯骨語

元元傳

畫舫娘子

花妖騙

魚宮

長睡翁

鬼姤

極樂園

媚鬼

胭脂癖

風流窟

奸惡報

新新聊齋 目錄

顯宦造反

牀頭鬼語

狐盜

蛇蝎恨

俠少年

新醫術

忍耐難

鬼親家

義犬

貓癖

新新諧叢

新女人國

崑山之西。有茫水焉。白浪滔天。萬里無涯。水中有陸亘十里。名女人國。四圍急流踰漩渦。鵝毛沉底。險不載物。雖鐵甲無能渡者。其國風俗鄙陋。人品卑賤。亦爲世界萬國所僅見。除女王外。無一讀書識字者。人皆赤體入市相奔走。惟國王貴冑。以水草鱗甲之屬。拖掛滿身。表示與常人異。合國億萬女子。同一面目。絲毫不殊。雖親生之女。爲母者不能辨其真僞。生育之期。三年一胎。每胎只少亦得三嬰。惟未有數逾五者。或千百年偶一遇之。舉國奉爲天神。蓋以爲生逾五女者。天賜也。其母之尊榮。不可言喻。人皆稱爲天娘。雖貴如國王。亦必馨香供奉。叩拜階下。以祈福求佑。爲億萬屬解罪惡也。其國無

舟楫。惟國王有摩天履一雙。浮水不沉。御風不降。奇寶也。更無官吏之名稱。人自爲治。事皆自由。百人一長。千人一酋。萬人一主。百年前國王永遠世襲。近亦漸進文明。十年一小選。由各長酋主舉充之。二十年一大選。由億萬國民中公推之。三十年一更國號。四十年一大變政。此種大變政之風雲。匪特近世地球萬國中聞所未聞。是亦開天闢地以來未有之奇局也。當其未大變政之前一年。全國人民如瘋如癲。如醉如癡。人人皆以泥灰塗面。總使你不識我。我不識你。爲合宜。惟現任各長酋主以及辦事領袖。照舊任職。不改常態。此種辦法。所以避嫌疑。別吏民也。迨至期屆政變。國王着履升天。雲遊空際。不得窺視下方選舉動作。而各長酋主以及國中任職。未以泥灰塗面者。概行屆期遠避。不得干預憲法。致遭衆怒。殆選舉後。各歸民籍。仍理舊業。其選舉之法。純出於兒戲。始以長競走跳越而選長。繼由各長中選其五。

體精強。眼目靈捷者爲酋。終由各酋中選其聲音洪亮。舉止端詳者爲主。以全國億萬衆。僅得十主。最後終選之法。更爲奇妙。以高甕十口。將十主裝入甕內。用鐵紗緊封甕口。破甕先出者爲國王。以次遞派爲職司。終選後。前王降於殿階之上。雙手捧摩天履。敬獻於新王。當新王接履之時。萬衆喝噪。歡聲雷動。前王則當衆授書於新王。並條舉經歷而退。惟當新王登極之初。須服履周游一通。始行歸國任職。此事係陝人王覺相所述。言之鑿鑿。頗有涇渭。詰其來根。渠云三年前遨游天山。登絕巔。見有一赤身女子。足着草履。倉皇躲避於聳石之旁。拘而詢之。得其言如右。

休休曰。女人國之說。吾昔年曾於村婦牧子口中。偶一得之。據云國在西方。每當中國春風和暖。百花俱放之時。彼國人暢胞闊口。吸東風。吞花氣。而得孕焉。殆詰其來歷。笑以謝之。吾竊以爲好奇之談。不足徵信。今如王

子所述。殆真有其事矣。且引伸彼國漸近文明之新象。亦皆如情如理。有色有聲。反觀吾中華民國前途之黑幕。殆藝中選舉之女子國而不若耶。吁。可勝慨哉。

癡生夢石

周生君。古楚人。性情和平。容貌儒雅。幼聰慧。邑有神童之譽。及長。矢志不仕。尤癡於情。嗜好古蹟。每扁舟一葉。日蕩漾於名山勝水間。舟至處。必登陸詢土人閒話。總以老嫗鄉叟爲最得意之遇。一日舟抵太平。黃日銜山。碧波捲影。風緊流逆。篙師力拙。遂繫舟於眞珠塔下。乘落暉返照之光。仰望府城。鱗次可數。迨入蘭若。遊弗偕老僧。殿登眞珠塔。細數本鄉名勝。究根盤底。纖悉靡遺。生詢禪譜。僧曰。上相下空。言以復。謂生曰。此去城北四十里有巨峯。絕巔之上。孤石聳立。相傳古時一婦人。送夫至此。身化爲石。名曰望夫石。凡游

此山者。無爾對石鎖顏。吊古愴神。生曰。我之來正爲此也。不幸庸舟累我。力難鼓浪前進。欲作秉燭之游。又恐勝覽覽便。心留遺憾。今因爲時所逼。不得不待來日。聞雞就道。償所夙懷。但此一夜寢思寐想。我不知何以處之耳。言罷。黯然之色。露於形容。相空曰。君太癡矣。游覽名勝。原是一樁快事。墨客騷人。藉以揚眉吐氣。紅男綠女。假此洩鬱暢情。今君未登佳境。反貽重憂。人生際遇。前生早已註定。又何必如此自苦耶。舟中諸多拮据。請留西齋。便餐素餉。翌晨當着小徒導之往。飽君眼福可耳。生聞言遜謝不遑。遂宿廟中。晚餐後。略談少頃。挽生入梵宮。披閱諸佛倡。繼至降心亭。一側室內。沉檀透脾。幽香四溢。梵經佛典。積案盈箱。心知此室爲該僧淨禪之所。上沿橫陳一榻。以竹花柏葉。聯作帳幃。清氣勃勃。分外別緻。生甫就坐。相空指壁間所懸之畫圖。謂生曰。此圖卽先師手澤。如欲觀望夫石之情狀。窮此盡之矣。生趨前就

視相空在旁。口述指畫。說得天花亂墜。把個周生鬧得。眼花腦鈍。神昏顛倒。一時血漸上湧。困倦不支。遂躺在榻。正欲有所默索之間。忽聞牕外環佩鏗鏘之聲。丁東入耳。嬌語清歌。隨約似絕妙麗人。作月下霓裳之舞者。回顧己身。則佇立於茂林葱鬱中。偏體華服。迥非舊有。方欲移步他適。只聽得後面有人歌道。

花花花。月月月。

飄零不回衷情闕。

風風風。雨雨雨。

迷離蒼涼辦歸艫。

痛倒夕陽懸崖側。

個中消息向誰說。

天涯傷心孰逾妾。

望斷飛鴻南復北。

生聞歌驚訝萬狀曰。這莫非石夫人來了麼。快迎將前去。免得累千金貽痛楚也。又聽道。

有心白似雪。有志堅如鐵。有郎去不歸。有婦化鸞薛。
回憶當日別。兩眼淚成血。滿腹情與恨。有無空便舌。
登陣問前身。孤子復孤子。海枯石亦爛。匪惟妾貞劣。
應有不死訣。妙補情天缺。

生德罷。急忙上前。爲之撩裙。裙司環佩。安坐於疎林鼓石之上。長揖膜拜。極言失迓之咎。女則低垂粉頸。若不勝羞。欲與語復遲遲。其一種嬌憨溫柔之態。卽伎太真西施復活。亦當屈服末座。退避三舍矣。生驟觀麗質。如奉天神。意頭交言。覺十頭萬緒。無處下口。須臾女曰。慕君高才久矣。今夕親承雅慰。伯幸如之。惟妾乃千古薄命之花。狼籍窮巖。空悲偕老。感君憐愛之忱。故不憚崎嶇。冒艱險。與君一晤。知君君子人也。且素負才名。當不至有苟且戲弄之心。但緣不可再。望賜傑作。俾存不朽。遂言遂由袖中。出白巾一方。命生書。

題。生聞言決楊枝。得淡緣質。頃刻書就一曲。女起立就月光反復誦之。意頗自適。連口歎爲知音不置。其曲曰。

有夫有夫去未還。空山絕幟望年年。

淒風苦雨長奈何。偏把無緣當有緣。

山自青青水自綠。寒似飛霜六月六。

蔓草荒煙怨如訴。不歎零落歎孤獨。

今生不面免回頭。目斷東南百二洲。

秋深葉落天地老。斯情斯恨總難休。

太華不傾身不朽。千秋萬古癡心守。

女讀生作。喜形於色。檢衽拜倒於地曰。區區之志。爲天下後世所共諒。復得大君子。慨賜佳章。謬獎虛譽。無德以報。負媿多矣。妾有玉珥一隻。聊作薄贈。

留爲記念。言已就地一滾。化爲猛虎。咆哮飛奔入山而去。生哎唷一聲。嚇煞我也。渾身冷汗倒淋。一睜眼。旭日朦朧。陳透窗際。急出贈物視之。一久經風霜雨露之石耳也。相空莫明其妙。祇在傍慰問曰。有何異狀。驚訝若此。生方欲傾吐所遭。忽見舟子引家僕至。詢其來歷。出函相示。嗚呼。此先君謝世之訃音也。生得耗卽辭別相空。哭愴登舟。星夜返里。後聞生不久亦相尋以終云。

休休曰。周生情癡。由相空口中道破。且慰籍之。以萍水之交。竟納之於淨室。雖曰佛門廣大。亦殊遇也。迨觀圖而神倦。神倦而入夢。入夢而聞歌。聞歌而索作。索作而後遺贈。既受虎驚。復得惡耗。乃至相尋以終。恰如女緣不可再之言。吾歎天下事何其巧耶。相空謂人生際遇。前生早已註定。吾又歎法乘預言。竟有不可不信者。生固傷心人也。而世之遭生之遇。嗜生

之好。情生之癡者。當惕然悟。警然醒。毋規規於小顧。綿綿以自縛。

虎仇

某邑環山濱海。土地磽确無沃壤。民多瘠苦不堪。更兼連年荒歉。益不聊生。忽於數月前。驟遭虎患。鄉民入山耕稼。初不知有此惡物。逗遛此間。經月餘後。四處譁然。街頭巷尾。皆是尋蹤覓跡之招帖。綜計不下百數。自此日多一日。鄉傳於鎮。鎮傳於邑。聞者莫不驚爲奇談。殆知其爲虎也。人人皆有談而變色之概。四鄉八鎮。叫苦連天。有尋其父母親族者。有尋其妻子兒女者。亦有僱傭外出。查無下落。以致涉訟不休者。愈哄而其禍愈烈。愈謀弭除之心。宋而羣虎之勢愈張。撲噬之術亦因之愈巧而愈工。豈祇單家獨戶。亦能卜居於山麓之側。卽三五聯宅者。亦不免全數覆沒。虎患如斯。可謂烈矣。全邑萬衆男女。無不奔走呼號。獨邑宰雍容坐鎮。熟視無睹。稟狀盈案。置若罔聞。

一若此事與不干己者然。不但不思患預防。蘇民疾苦。反且徵糧納稅。苛歛如常。胥吏差班。仍舊惡索。刁紳劣董。趨媚尤工。凡一舉一動。無不承邑宰之顏色。墮小民之奇冤。蓋宰本素負清廉之名。亦爲本縉紳。公臬敦請而來。今若此反常。實出邑人意料之外。有山翁者。品節高操。邑之隱士也。本無心干預政事。無奈虎禍太重。民患不了。慨鄉人之歷浩劫。欲拯而出諸水火。若無粟救萬衆飢。無帛濟萬衆寒。一念之熱。乃傾其家。得百貫。宴聯邑老。謀籌對待。欲上控則官官相顧。終難剖白。欲面陳而又吝不與會。於是激動公憤。衆當場推山翁爲首。聽命辦理。山翁曰。宰素清廉。邑人共知。反常若是。誰不切齒。今虎患燎原。民不安居。旱魃間乘。哀鴻遍野。加以邑宰昏愎。民冤莫伸。天災人禍。可謂極矣。凡行事當知緩急。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標本分明。謀無不成。夫虎必有俚。邑宰之惡。或受俚迷。今欲捕虎。必先絕俚。俚絕而虎計無所

施不捕自滅。顧今日虎勢之兇。決非一張可知。打蛇必擊其首。偵宰親信者。拘其一而酷供之。捕其餘而盡殲之。虎俟既絕。宰迷必醒。殆宰迷醒悟而後。全力一致。共襄捕虎。虎可滅。民可安。災可救。冤可伸。若以予言爲然。速各歸鄉。約衆實行。來晨五鼓。闖進宰署。待老朽辨而捉之。衆聞言。鼓掌喧天。起立贊成。衆散後。山翁尤低聲密謂各人曰。幸勿洩秘。爽約得俟。知遭不測耳。翌日昧爽。宰方呼吭大睡。忽其妾赤身露體。披頭散髮。滾下床幃。氣粗如牛。聲喧似虎。宰於魂夢中驚醒。亦顧不得穿衣。急上前一把攔住。繼而僕從鬻集。宰一鬆手。竄入院中。急追出。其妾跑至圍牆。直欲扒垣逃遁。幸而女役衆多。合力獲免。方在驚慌失色中。忽報某師爺瘋了。聲未落。只聽得衙署外面人聲沸騰。吆喝雜起。撞門推壁。勢如土崩瓦解。須臾牆倒屋塌。人山人海。齊圍而來。一老翁領頭。先將邑宰抓着。繼將其妾及師爺。捆綁昇入大堂。據案高

坐。首數宰養虎殃民罪。續鞭楚其妾及師爺。細審甘心作倭之由來。師爺痛極醒悟。供云某紳授神藥兩丸。謂得自深山無上品也。自食藥後。遍體麻木。心口不能自主。宰妾之藥。係我私與者。殆往捕某紳。聞已於夜間全家遁往深山而去。嗣後宰悟倭迷。痛悔前非。倭根既絕。虎患亦息。閱數日。有婦哭於途。詰之。某紳母也。謂全家於某夜皆被虎噬。儂適自娘門歸。得免於禍云。

休休曰。虎假倭媚以肆威。倭絕而虎計亦窮。倭假虎威以售奸。虎去而倭惡亦顯。天理自在人心。善惡終有果報。卽如某紳甘作虎倭。卒被虎噬。某師爺食某紳藥。而麻木不仁。宰妾私授某師爺藥。亦竟至赤身露體。鞭笞於萬衆之下。其現醜顯惡。人無不稱快者。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足以規惡勸善而有餘。乃吾觀今之宰。居民上者。遇一民事。尙有所謂姨太太花粉捐。老太太點心錢。以及婢女之跑腿。僕丁之門包。幕賓之分潤。老爺之賄